

分类号 \_\_\_\_\_  
U D C \_\_\_\_\_

密级 \_\_\_\_\_  
编号 10741



# 硕士学位论文

(专业学位)

论文题目 家庭禀赋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研究

研究生姓名: 刘永君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王振军、教授

学科、专业名称: 应用经济学、保险硕士

研究方向: 社会保险理论与政策

提交日期: 2023年06月12日

##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提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文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刘永如 签字日期： 2023.6.12

导师签名： 王振东 签字日期： 2023.6.12

导师(校外)签名： \_\_\_\_\_ 签字日期： \_\_\_\_\_

##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各项规定， 同意 (选择“同意” / “不同意”) 以下事项：

1. 学校有权保留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2. 学校有权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至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用于出版和编入 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或其他同类数据库，传播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刘永如 签字日期： 2023.6.12

导师签名： 王振东 签字日期： 2023.6.12

导师(校外)签名： \_\_\_\_\_ 签字日期： \_\_\_\_\_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endowment  
on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commer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Candidate:Liu Yongjun**

**Supervisor:Wang Zhenjun**

## 摘要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社会养老问题愈发明显。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多层次养老体系,但“三支柱”养老体系发展仍不平衡不充分,其中,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穿底”风险日益凸显,已然无法满足我国老年人口的养老诉求;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参与门槛高、覆盖面窄,致使其不能成为解决社会养老问题的主流方案。故以商业养老保险及个人养老金为主的第三支柱,将会成为居民防范老龄风险的“风向标”、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主心骨”以及资本市场的“压舱石”。鉴于此,文章从家庭禀赋出发,探讨其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有一定的必要性。

文章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结合的方法,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为研究样本对象,首先,通过厘清家庭禀赋与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理论逻辑,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并概述了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状况;其次,采用 Probit 模型实证检验家庭禀赋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作用;再次,运用中介模型探讨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和大众传媒的影响机制,并对研究结果进行内生性、稳健性讨论;最后,从地区、城乡及年龄结构进行异质性分析。

研究表明: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水平低,主要表现在保费增速持续放缓、保险密度与保险深度弱、保费占人均储蓄比重低;家庭禀赋与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能力呈正相关;在影响路径中,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和大众传媒发挥了部分中介效用;在异质性分析中,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受个体特征差异影响明显。除此之外,研究还发现控制变量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存在差异。文章不仅有助于挖掘家庭资源,转变居民从传统家庭互助养老向个人养老金账户主导下的商业养老过渡的养老观念,还有助于发展和完善我国多层次养老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少子化背景下催生的社会养老危机。

**关键词:** 家庭禀赋 商业养老保险 参与行为 影响研究

## Abstract

As China's population is aging, the problem of social pens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bvious. China has initially established a multi-level pension system, b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pillars" pension system is still un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among which, the first pillar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fund is increasingly exposed to the risk of "bottoming out" and is unable to meet the pension demands of China's elderly population. The second pillar, corporate pension and occupational pension, has a high participation threshold and narrow coverage, which makes it unable to become the mainstream solution to the social pension problem. Therefore, the third pillar, mainly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and personal pensions, will become the "vane" for residents to prevent the risk of aging, the "backbone" of the multi-level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and the "ballast" of the capital market. The third pillar will become the "wind speed" for residents to prevent the risk of aging, the "backbone" of multi-level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and the "ballast" of capital market. In view of this,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household endowment on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The article adopts a combination of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and takes the data from the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as the research sample object. First, by clarifying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household endowment and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the corresponding research hypothesis is proposed, an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is outlined; Second, the Probit model is use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effect of household endowment on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Third, the mediation model is us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financial asset investment behavior and mass media, and the endogeneity and robustness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discussed; Finally,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s conducted in terms of regional,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age structure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is low, 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continuous slowdown of premium growth, weak insurance density and depth, and low proportion of premium to per capita savings; household endowment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residents'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financial asset investment behavior and mass media play part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in the influence path; in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is influenced by differences in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In addition, the study also finds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s of control variables on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The article not only helps to tap family resources and

transform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old-age pensions from traditional mutual family pensions to commercial pensions led by individual pension accounts, but also helps to develop and improve China's multi-level pension system and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social pension crisis arising from the background of aging population with fewer children.

**Keywords:** Family endowment;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Participative behavior; Impact study

# 目 录

<b>1 绪 言</b> .....	<b>1</b>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
1.1.1 选题背景 .....	1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2
1.2 文献综述 .....	4
1.2.1 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因素 .....	4
1.2.2 家庭禀赋的相关研究 .....	5
1.2.3 家庭禀赋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研究 .....	6
1.2.4 文献评述 .....	7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8
1.3.1 研究内容 .....	8
1.3.2 研究方法 .....	9
1.4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9
1.4.1 论文创新之处 .....	9
1.4.2 文章不足 .....	10
<b>2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b> .....	<b>11</b>
2.1 相关概念 .....	11
2.1.1 商业养老保险 .....	11
2.1.2 家庭禀赋 .....	12
2.2 理论基础 .....	12
2.2.1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	12
2.2.2 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 .....	13
2.2.3 持久收入理论 .....	14
2.2.4 行为经济学理论 .....	14
2.3 机制分析及研究假设 .....	15
2.3.1 家庭禀赋能够直接促进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 .....	15
2.3.2 家庭禀赋的间接影响——基于金融资产投资行为 .....	16



2.3.3 家庭禀赋的间接影响——基于大众传媒 .....	17
<b>3 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概述 .....</b>	<b>18</b>
3.1 商业养老保险发展历程 .....	18
3.2 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现状 .....	19
3.2.1 保费规模稳步增长但增速持续放缓 .....	19
3.2.2 保险密度与保险深度较低 .....	20
3.2.3 商业养老保险支出占人均储蓄比重低 .....	21
<b>4 数据来源、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b>	<b>23</b>
4.1 数据来源 .....	23
4.2 变量说明 .....	23
4.2.1 被解释变量 .....	23
4.2.2 核心解释变量 .....	23
4.2.3 中介变量 .....	24
4.2.4 控制变量 .....	24
4.3 描述性统计 .....	26
<b>5 模型设定及实证分析 .....</b>	<b>28</b>
5.1 模型设定 .....	28
5.1.1 基准回归模型 .....	28
5.1.2 中介效应模型 .....	28
5.2 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	29
5.3 家庭禀赋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机制分析 .....	32
5.3.1 基于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分析 .....	32
5.3.2 基于大众传媒的影响机制分析 .....	33
5.4 内生性问题讨论 .....	35
5.5 稳健性检验 .....	36
5.6 异质性分析 .....	37
5.6.1 地区异质性分析 .....	37
5.6.2 城乡异质性分析 .....	38

---

5.6.3 年龄异质性分析 .....	39
<b>6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b>	<b>41</b>
6.1 研究结论 .....	41
6.2 对策建议 .....	42
<b>参考文献 .....</b>	<b>45</b>
<b>后 记 .....</b>	<b>50</b>

# 1 绪 言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人口老龄化已然成为时代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倘若按照国际公认的老龄化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 60 岁及其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 10% 或者 65 岁及其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 7%，就代表这个国家或者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那么我国早在 2000 年就迈入老龄化社会，并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间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及其以上和 65 岁及其以上的人口分别占同期总人口 18.7% 和 13.5%。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社会呈现出老年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度快、“未富先老”以及“未备先老”等特征。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快，老年抚养比急剧上升，“五普”数据显示我国老年抚养比约为 9.9%，而在“七普”中老年抚养比竟高达 19.69%。沉重的抚养成本一方面减缓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牺牲了年轻一代人的社会福利。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制度改革，我国逐步建立了包括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以及商业养老保险在内的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但实务中养老三支柱的发展状况却不尽人意，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旧严重。2021 年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 年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 10.29 亿人，基本养老基金累计金额 6.40 万亿元。第一支柱实现了“广覆盖、保基本”的目标，但在老龄化日趋严峻和劳动力大幅锐减的双重社会压力背景下，基本养老金替代率必然不断下降，养老基金收不抵支的问题日益严峻。根据《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 2019-2050》的预测数据，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到 2035 年耗尽。第二支柱是指企业实施的企业年金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实施的职业年金。2021 年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年末全国有 11.75 万户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参加职工 2875 万人，年末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规模分别为 2.61 万亿元、1.79 万亿元。由于第二支柱养老保险参与门槛高，覆盖面窄，难以成为解决社会养老问题的主流方案。第三支柱特指

家庭及个人针对家庭成员及自身养老问题所做出的养老安排,主要通过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个人养老金及自我储蓄等方式。2021年中国银保监会官方数据显示,全国各地区人身保险原保费收入约为31224亿元,人身保险密度为2210.39元,按照养老保险占寿险20%的比例推算,商业养老保险密度仅为442.08元,占当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26%。可见,第三支柱养老保险普及率低、保障水平低,但发展潜力巨大。就目前而言,第一支柱养老保险一家独大的现状短期内无法改变,但受福利制度的影响,缺乏后劲,必然会面临收不抵支的风险,难以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第二支柱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好、保障程度高,却为绝大多数居民设定准入门槛,使居民可望而不可及,已沦为“富人俱乐部”。因此,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的问世为社会养老带来曙光,不仅充当一二支柱的补充养老作用,更肩负应对社会老龄化、缓和社会矛盾、减轻财政压力的历史使命。

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体制一举打破“大锅饭”式集体生产经营模式,使得长期以来家庭代际积累的资源能够以法律形式“世袭”,靠血缘关系维系的家庭组织得到巩固及发展。因此,家庭禀赋长期影响着个人思想意识,甚至决定着个人行为决策,尤其是在养老问题上,家庭成员代内间及代际间的互助行为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养老保险的发展。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变迁与家庭规模的小型化、核心化削弱了家庭成员间的互助养老,甚至打破了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家庭互济养老。二元经济结构分离了父代与子代的聚居,父代坚持着小农耕作并乐于这片故土,子代奔赴着工业生产并以此为生。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核心化直接降低了家庭代际间的养老互助能力。二者的合力削弱了传统家庭养老能力,为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释放空间。所以,本文尝试探讨家庭禀赋如何影响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如何挖掘家庭禀赋更好地参与商业养老保险。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 研究目的

以商业养老保险为第三支柱搭建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多次出现在政府文件中,深刻表明党和政府对社会老龄化问题及居民养老问题的高度重视。商业养老保险已成为我国养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成为解决社会老龄化问题的最佳方案。但在实践中,我国商业养老保险发展起步低、速度慢以及存在政策错

配等现象，导致商业养老保险发展不温不火。如 2018 年开展的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还未大展身手就巧遇人生劲敌个税改革，以至于让此类产品“叫好不叫座”。因此，在老龄化社会日益严峻及商业养老保险发展不温不火的双重社会背景下，本文尝试从家庭禀赋的角度出发，将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和家庭人力资本作为切入点，选择相对可靠的微观指标分析其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机制并得出相关结论，以期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提供一些可行性建议。

### (2) 理论意义

通过梳理和剖析国内外参考文献可以发现，关于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研究大多从宏观角度和单一影响因素切入。从微观角度及多个影响因素角度研究较少，进一步地，从个体行为决策探讨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忽视了家庭禀赋这一条件约束。因此，本文基于全国性的家庭层面的微观数据，尝试从家庭禀赋出发，通过理论推导和实证检验的方法探讨家庭禀赋对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机制。本文研究有助于挖掘家庭资源，转变居民从传统家庭互助养老向个人养老金账户主导下的商业养老过渡的养老观念，且有助于发展和完善我国多层次养老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背景下催生的社会养老危机。

### (3) 实践意义

目前养老保险三支柱体系已初步搭建，但基本养老保险一家独大的现状短期难以改变，受制于人口老龄少子化的压力及养老社会保险的转制成本，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开源不能、节支不得，而通过提高统筹层次及划拨国有资产仅能解决燃眉之急。第二支柱参保的局限性使其沦为“富人的俱乐部”，并不能有效的解决社会养老问题。唯有依靠第三支柱才能从根源解决社会养老问题，因此，现阶段及未来养老保险的重点工作应该放在加速推进第三支柱的进程上。但由于第三支柱在国内没有形成良好的发展势头，居民对于商业养老保险的认知相对匮乏，进而涌现出大量具备支付能力但缺乏购买意愿的群体。因此，如何将居民对商业养老保险的潜在需求转换为现实需求是商业养老保险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

## 1.2 文献综述

### 1.2.1 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因素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总体来看,大致可分为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鉴于商业养老保险隶属人寿保险范畴,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讲影响人寿保险参与决策的因素同样适用于商业养老保险。

#### (1) 宏观影响因素

国内外学者主要聚焦经济发展水平、城乡结构、政策支持、人口结构等方向。Jordan K (2012)指出老年抚养比对寿险需求无显著影响,但少儿抚养比会抑制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欲望。Simona (2014)指出城市化程度与居民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呈正相关,即城市化程度越高,居民对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越高。Lisenkova K & Bornukova K (2017)指出虽然白俄罗斯养老保障充足,但经济不确定性和老龄化的发展使得养老面临严峻的挑战。Codruta Mare et al. (2019)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化对寿险需求具有积极影响,失业率对寿险需求具有负向影响。徐文芳(2009)指出政策力度不够、保险产品供给乏力和农民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导致我国农村地区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唐广应等(2016)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水平、城市化率等对寿险需求具有促进作用,而通货膨胀率、抚养率、利率等则对寿险需求有负向作用。周海珍,吴俊清(2019)指出税延型养老保险政策应该随着经济政策的变化及时调整。刘冬姣,庄朋涛(2021)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促进家庭商业保险购买行为,且影响效果在城乡区域、社会信任水平等方面存在异质性。

#### (2) 微观影响因素

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居民个体特征探析影响商业养老保险的因素。Lee Soon Jae et al. (2010)研究表明年龄与商业养老保险购买行为呈正相关,且年龄和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呈倒“U”型。Liebenberg et al. (2012)研究表明职业对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具有显著影响,而教育程度对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并不确定。Chaonan Lin et al. (2017)指出年龄、婚姻状况、家庭收入、金融教育等是影响人们购买人寿保险的重要因素,且金融知识与寿险购买行为显著正向相关。吴

雨等(2017)指出提高金融知识水平能够显著改善家庭养老计划。邹小芄等(2019)指出家庭的养老计划倾向能有效促进商业养老保险市场的发展。周海珍,吴美芹(2020)研究表明居民金融素养水平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与呈正相关,且教育水平越高、身体状况越健康、家庭年收入水平越高的个体,越倾向于选择商业养老保险。周海珍,郑佳豪(2021)研究表明参与商业养老保险能有效提升居民的幸福感。郑路,徐旻霞(2021)研究表明传统家庭文化观念会削弱居民的金融信任,阻碍了居民金融素养的提升,进而导致居民较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

## 1.2.2 家庭禀赋的相关研究

家庭禀赋作为一种家庭成员及整个家庭共同享有的资源和能力,必然影响着居民的思维意识,甚至左右其行为决策。因此,家庭禀赋对农业生产经营行为、劳动力转移与就业意愿、社会保障选择等方面的影响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重视。

### (1) 在农业生产经营行为方面

李谷成等(2008)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的投资能够提高农户家庭经营技术效率。张德元等(2015)研究表明农户的经营土地规模、可支配资金以及受教育程度都能提高农户经营技术效率。林丽梅等(2016)研究表明家庭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林地自然资本对林地流转意愿及行为的影响方式和程度各异,仅家庭经济资本对转入行为及转出意愿具有正向影响。毕梦琳,夏显力(2020)研究表明家庭禀赋会显著影响农户生态农业效益认知,且家庭禀赋异质性对农户生态农业效益认知具有明显约束。王晓丽,朱楠(2021)研究表明家庭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能够提高农户贷款需求和需求额度,而家庭负债存在显著负效应。

### (2) 在劳动力转移与就业意愿方面

石智雷,杨云彦(2012)研究表明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分别为家庭成员的就业和回流选择提供物质支持及社会网络和信息支持。马继迁,郑宇清(2016)研究表明家庭禀赋有助于失地农民以自雇或受雇形式实现就业且影响其就业质量。戚晓明(2017)研究表明家庭禀赋对就业质量未产生影响,但对被征地农民就业分化存在影响。关爱萍,刘可欣(2019)研究表明家庭禀赋的增加能够提升农村劳动力就业层级,并为家庭成员就业及脱贫致富提供物质支持。马继迁等(2021)认为家庭禀赋是失地女性就业的推力,有助于失地女性获得工作机会。

### (3) 在社会保障选择方面

狄金华等(2014)研究表明农村子女家庭禀赋影响赡养行为,且对父母经济支持的频率、精神慰藉的频率、生活照料的频率作用机理不一致。邓淑英,田艳芳(2015)研究表明家庭禀赋中除人力资本外,其余资本均显著影响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乐章,刘二鹏(2016)研究表明家庭禀赋因素显著影响农村老年贫困的发生,且家庭经济收入的提升有助于降低农村老人陷入经济贫困的机率。刘西国,刘晓慧(2018)研究表明家庭禀赋显著影响失能老人照护模式偏好,其中经济资本丰富的家庭倾向于正式照护,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丰富的家庭则倾向非正式照护。周晓剑,武翰涛(2019)研究表明经济资本显著影响家庭捐赠行为及支出水平,且存在边际效用递减,人力资本呈稳定趋势,社会资本随长期运动式行政摊派而下降。于勇,喻明(2022)研究表明家庭禀赋显著影响农村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其中家庭经济资本与人力资本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家庭社会资本存在负向影响。

## 1.2.3 家庭禀赋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研究

关于家庭禀赋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及家庭社会资角度展开。

### (1) 基于家庭经济资本视角

Albouy & Blagoutine (2001)指出家庭资产积累与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意愿呈正相关。Lin and Grace (2007)指出了家庭财务在购买商业养老保险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机制。Marcelo (2015)研究表明对私人保险需求至关重要的是家庭收入而不是个人收入。胡宏伟等(2009)研究表明家庭富裕程度对农民参加养老保险意愿的影响呈倒“U”型。孙祁祥,王向楠(2013)研究表明资产越多的家庭越会购买寿险,房产挤占了家庭持有寿险。傅一铮,苏桔芳(2016)指出家庭负担越小的家庭,越倾向于购买商业保险。张强,杨宜勇(2017)指出拥有房产数量和小汽车数量较多者更可能倾向于参加商业养老保险。张鑫,孙立娟(2020)指出家庭资产显著提升公务员群体的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意愿,而房产数量的增加则会降低居民的购买意愿。



## （2）基于家庭社会资本视角

宋涛等（2012）研究表明信任水平可以提高农民保险购买意愿，社会互动对个体金融决策行为的影响效应受内生互动效应和情景互动效应的约束。许燕（2016）研究表明关系强度是农民投资商业养老保险决策的重要因素，而社会互动对农民投资商业养老保险意愿方面影响不明显。吴玉锋（2018）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的增强能够有效促进居民商业保险购买行为。魏金龙等（2019）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能够增加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可能性及提高参与商业保险的程度。朱卫国等（2020）研究表明参与社会互动会能够增强家庭商业保险购买的可能性。

## （3）基于家庭人力资本视角

Chang（2004）研究表明寿险需求与子女数量、受益人生活标准正相关。Lusardi et al.（2007）研究表明教育程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居民制定养老计划的意愿。Payne et al.（2014）研究表明掌握金融知识的家庭更倾向于提前制定家庭养老规划。初可佳, 孙建(2011) 研究表明文化程度与养老保险投保意愿呈正比。陈其芳(2016) 研究表明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村居民越愿意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王晓全等（2019）指出认知能力能够显著促进中老年家庭商业保险需求意愿和需求程度。尹志超等（2022）指出有未成年子女及未成年子女数量的增加都能增强家庭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概率及程度。

## 1.2.4 文献评述

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国外对于商业养老保险领域的研究远远早于我国，发展至今已经形成庞大且成熟的商业养老保险市场。而我国商业养老保险研究起步晚、发展慢，并在早期借鉴了国外学者的做法，从经济、政策、人口等宏观层面分析商业养老保险需求。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从个体特性、家庭特性等微观角度探讨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从微观层面研究其对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逐渐成为该领域的热点话题。鉴于学者大多从宏观角度或者从微观角度的单一变量探讨其对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忽视了其他相关因素的作用，特别是在家庭视角下，家庭间经济、社会、人力资本存在明显差异，其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结果大相径庭。因此，本文通过整合家庭禀赋，综合考虑了家庭经济、社会、人力资本的因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使用 2021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微

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尝试在家庭禀赋约束条件下, 验证其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机理, 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商业养老保险的研究视角, 也丰富了现有研究内容。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在人口老龄化和家庭规模小型化、核心化的社会背景下, 为加速居民由家庭互助到商业养老观念的转变, 构建居民立体化养老体系。本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后, 首先从理论逻辑上推导家庭禀赋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机理以及提出研究假设, 然后将微观调查数据作为本文研究依据, 并以此进行实证检验家庭禀赋与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间的关系, 最后根据实证结果得出研究结论并提出合理建议。本文各章安排如下:

本文分为六个章节, 主要框架如下:

第一章 绪论 本章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 综述了国内外相关研究; 阐明了本文的研究目标及内容方法。

第二章 相关概念、理论基础 本章首先介绍了商业养老保险和家庭禀赋的概念; 然后介绍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持久收入理论和行为经济学理论, 为后文的分析提供理论支撑; 最后从机制分析和研究假设出发为后文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第三章 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概述 本章通过梳理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历程, 明确了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政策支持和现实条件, 并从保费规模、保险密度与保险深度及保费支出占比人均储蓄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现状。

第四章 数据来源、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本章先介绍了本文所采用的微观数据来源; 然后将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中介变量、控制变量的选取和处理进行明确说明; 最后将以上变量数据做描述性统计分析。

第五章 模型选择及实证分析 本章根据本文研究对象构建 Probit 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 IV-Probit 模型, 利用 Stata 软件进行实证检验, 并进行基准回归分析、中介效应分析、内生性问题讨论、稳健性检验以及异质性分析。

第六章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章在前文理论推导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得出相应结论,并根据所得结论提出合理建议。

### 1.3.2 研究方法

#### (1) 文献分析法

文献分析法是本文采用的比较重要的一种方法。本文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料的阅读和梳理,明确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把握了国内外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方向和脉络,并借鉴了商业养老保险与家庭禀赋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构建本文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及分析家庭禀赋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机制,从理论逻辑层面清晰地梳理了二者关系。

#### (2) 实证分析法

本文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微观数据,选取和处理所需的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中介变量以及控制变量,并选择 Probit 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 IV-Probit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基准回归分析、中介效应分析、内生性问题讨论、稳健性检验以及异质性分析,检验理论推导的内在机制是否合理,在此基础上得出本文研究结论。

## 1.4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1.4.1 论文创新之处

第一、研究角度上的创新。一般而言,国内外大多数学者研究个人、家庭因素对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限于单一变量或单方面角度,而本文采用微观数据,从家庭的角度入手构建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和家庭人力资本变量,较为全面和客观的衡量了家庭禀赋,并且借鉴和吸收学者关于控制变量的选取。因此,相对于其他学者来讲,本文的研究角度相对较为新颖。

第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关于家庭因素对商业养老保险的研究文献中较少的涉及内生性讨论,由于存在遗漏变量、测量误差、双向交互影响的因素,内生性讨论成为实证分析必不可少的环节。本文在家庭禀赋的工具变量选取上借鉴了相关学者的做法,构建出相对准确的工具变量。

### 1.4.2 文章不足

其一、虽然本文使用了最新公布的 CGSS 数据，但是调查数据仅有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与状况，无法呈现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与程度，成为本文研究的弊端。其二、本文样本数据是截面数据，相比较面板数据来讲，不能进行纵向对比，且个别随时间波动变化的因素无法测量。其三、受制于调查问卷的局限性，控制变量选取不够全面，调查数据主观性较强，可能会出现个别个体情况与理论逻辑不符的情形。

## 2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

#### 2.1.1 商业养老保险

商业养老保险是以人的生命或身体为保险标的，居民可根据自身收入水平、身体状况、预期养老生活水平等因素选择适合的保险产品来应对长寿风险及养老替代率不足等风险，在自愿平等的条件下与商业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并按期缴纳保费，在被保险人退休或保险期满时，由保险公司按合同条款给付养老金的金融产品。狭义的商业保险一般是指包含专属养老保险的个人养老金，而广义的商业养老保险一般指以定期寿险、两全保险及创新型寿险等一系列寿险产品。

多年来以基本养老保险为主的第一支柱实现了扩面、提效、稳步发展，但社会老龄少子化的日益严峻增加了第一支柱养老保险的财务安全隐患，养老保险基金“穿底”风险日益凸显，政府财政压力增生。并且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养老金代替率直线下降，养老金越来越不能满足居民生活支出，故基本养老保险已然无法满足居民多层次、多元化的养老诉求。以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为主的第二支柱存在天然壁垒，作为效益较好的国企和机关事业单位发放给员工的个人福利，高门槛、高待遇的标准限制了大多数居民的参与，而参与其中的群体往往经济安全系数大、养老风险小，致使第二支柱沦为“富人俱乐部”。

商业养老保险作为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补充养老作用，其健康发展有助于我国立体化养老保障的实现。在社会老龄化快速加深的时代背景下及养老一二支柱发展动力不足的现实生活中，以商业养老保险及个人储蓄养老的问世为解决社会养老问题带来曙光，成为居民积极防老、积极备老的最佳方案。在居民年轻时期积极储备货币性资产，通过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或个人储蓄的方式为居民退休或劳动能力下降（甚至丧失）后提供生活保障，最大程度上保证居民退休后生活水平能够维持到退休前的生活标准，有利于老年人有保障有尊严的度过老年生活，更有利于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可持续。因此，商业养老保险不仅具有规避风险、平滑收入、投资理财功能，而且具备积极应对老龄化、缓解社会矛盾等社会功能。

## 2.1.2 家庭禀赋

禀赋是指人所拥有的智力、体魄等资质，既包括先天智力因素，又包括后天学习得到的知识、技能、能力。而关于家庭禀赋的概念，学术界仍没有统一的口径，本文参考石智雷、杨云彦(2012)的观点，即家庭禀赋是个人发展能力的拓展，是个人禀赋的外延，是家庭成员及整个家庭共同享有的资源和能力，包括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人力资本、家庭自然资本。通常来讲家庭经济资本包括家庭收入、住房状况、货币性资产等要素，经济经济资本作为家庭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家庭成员获得其他家庭资本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家庭决策的约束条件，即家庭经济决策只能在家庭禀赋的框架下寻找最优解；家庭社会资本包括关系网络、人情消费、社会信任等要素，在现实生活中，居民无法保证自己能够永远满足“经济人”假设，即不能总是做出符合自身最大利益的选择，反而其思想意识与行为决策深受关系网络中其他人的影响，甚至二者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必然关系；家庭人力资本主要包括家庭规模、家庭成员平均教育年限等要素，家庭规模及人口素质在某种程度上会拓展家庭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广度和深度，引导和指导家庭成员做出更加合理的决策；家庭自然资本包括耕地面积、耕地质量等因素，土地作为一种特有的生产要素，为家庭禀赋的“造血系统”，能够为家庭成员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 2.2 理论基础

### 2.2.1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马斯洛在《人类激励理论》中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分为生存需求、安全需求、情感需求、尊重需求及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次，并且指出需求是由低到高逐渐形成且逐次满足。生存需求是指维持自身生存的最基本需求，如水、空气等；安全需求是指人对安全、健康的需求；情感需求是指希望与他人建立情感基础，并得到他人的关心、照顾。尊重需求是指自身得到他人的认可与尊重，并认可与尊重他人；自我实现需求是指希望自己能够发挥才能、实现价值。在日常生活中，生存需求、安全需求以及情感需求属于人类的基本需求，而尊重和自

我实现需求属于高级需求。

倘若按照这一标准划分，商业养老保险属于基本需求中的安全需求。这就表明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老年生活的基本需求，从而提高居民老年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即当居民进入老年时期，身体机能的退化、劳动能力的丧失、收入来源的收窄无法保证其收入的充足性和稳定性，同时老年生活品质的需求与前一期收入存在刚性，不会立刻因为本期收入水平的下降而改变消费习惯。而商业养老保险的出台能够平滑居民一生的收入，保障老年生活水平不会因为收入的下降而呈现大幅度跌落。因此，引导和促进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有助于居民增加预防性储蓄来应对长寿风险危机、实现风险的共担和转移，彻底解决居民“未备先老”的问题，以“有备而老”的状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 2.2.2 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

佛朗哥·莫迪利安尼和理查德·布伦伯格提出的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将储蓄与终生收入和个人的生命周期紧密联系起来。该理论将人的一生划分为未成年期、成年期和老年期三个阶段，认为人生的收入曲线为驼形，人的收入水平会随着生产能力提高逐渐上升，直至在成年期达到高峰，进而随生产能力的降低逐渐下降。该理论也认为人的消费倾向逐渐递增，消费支出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而且在老年期医疗保健费用的剧增扩大了居民当期消费。同时通过对比三阶段收入和消费的关系，得出居民在未成年和老年期是负储蓄的结论。

出于理性人角度考虑，人们在心理上往往试图合理的分配一生收入，但由于存在很难准确预测人的生存时间和收入状况，导致居民无法按照生命周期理论合理安排储蓄。而保险制度尤其是商业养老保险制度的出台，彻底消除了居民在这方面的顾虑，通过商业养老保险的缴纳与领取养老金代替居民的储蓄行为。当居民处在成年期时，将剩余的部分收入通过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方式进行养老储蓄，当居民处在老年期时，通过领取相应养老金的方式为本期消费提供保障，保证老年生活水平不下降，维护老年群体的生活尊严。总之，立足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实现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必须要求居民提前做好人生规划，合理安排一生财务，积极防备老年危机，妥善使用保险机制应对长寿风险，不仅可以实现货币的保值增值，而且能够保障居民的老年生活品质，从而提高居民的安全感。

### 2.2.3 持久收入理论

弗里德曼提出的持久收入理论认为居民消费不取决于现期收入的绝对水平，而是取决于居民的持久收入。持久收入理论将人一生的收入划分为暂时收入和持久收入，暂时性收入指偶尔的、非连续的收入，如奖金、意外所得等短期内得到的收入，而持久性收入指长期平均的预期收入，通常被认为是家庭或个人长期收入的平均值。相应的，消费也可如此划分为暂时消费和持久消费，且持久消费与持久收入之间存在固定关系。该理论说明个人的消费支出与即期收入无关，消费者在每一年龄阶段都会选择接近预期的平均消费率进行消费，并将人的一生分为工作期和非工作期，人在非工作期的消费只能依靠工作期的储蓄来满足。

养老保险制度通过平衡居民在工作期和非工作期的收入，确保居民在非工作期能够维持基本生活需求，特别是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强化了二者间的平衡力度。因此，居民在工作期间应该树立防老忧患意识和养老风险认知，切勿将全部收入用来满足即时消费，而应该考虑到非工作期的生活困难，拿出一部分收入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用来满足非工作期（退休期）的消费，从而使居民一生收入形成一个稳定的消费流。总之，基于持久收入理论进行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与，有助于居民合理处置工作期的收入，并分担在工作期间和非工作期间，不仅实现了居民消费的平滑，更有助于居民积极应对长寿风险，形成强有力的风险保障体系缓冲社会养老风险，助力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 2.2.4 行为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往往都默认消费者是理性的，但在实际生活中越来越多的经济现象无法用传统的经济理论来解释，而行为经济学结合了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知识，并认为人在做经济决策时会受到思想、心理、他人行为等诸多因素干扰。

卡尼曼和阿莫斯提出的前景理论认为大多数人在面临获利时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而在面对损失时更愿意冒险。也就是说，人都是“损失厌恶”的。在商业养老保险市场中，消费者可能会觉得利用当前的收入去购买保险是一种损失，相比较老年时期出现的养老风险，他们更加厌恶当前的损失—保险支出。基于前景理论的应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偏好，阻碍了商业养



老保险的发展。但通过提高居民的风险感知,增强居民的风险意识,可以带动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

理查德·塞勒提出的心理账户理论认为人们会对自己收入支出进行分账管理,并建立心理账户,而不同的心理账户又有其特定的记账法则和计算规则,一般而言,人们会将账户分为必需品账户和奢侈品账户。表现在商业养老保险市场中,即选择购买保险的居民是将商业养老保险归为必需品账户,而没有选择购买的居民将商业养老保险归为奢侈品账户。在经济学中,必需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小,而奢侈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大,也就意味着,基于心理账户理论,可以解释生活中存在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也存在居民不参与商业养老保险,同时也表明了随着居民收入的提升,居民对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更大。

## 2.3 机制分析及研究假设

### 2.3.1 家庭禀赋能够直接促进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

家庭禀赋作为家庭成员支配的资源与能力,包括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人力资本及家庭自然资本,家庭自然资本特指土地要素,而城市家庭缺乏此条件,因此本文家庭禀赋中扣除了家庭自然资本。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居民的行为意识和行为决策都应该以家庭资源禀赋为起点,并以此为约束条件。也就是说,家庭禀赋能够直接影响居民的经济行为,一般而言家庭禀赋越丰富的家庭,其决策方式越多元,决策效果越优良。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不断加剧,社会养老问题备受关注,养老第一支柱与第二支柱已然无法满足居民养老诉求,养老第三支柱却频频出现在政府红头文件中,加之各项政策的出台和运行,使得保险公司敏锐嗅到商机,着手开发相应养老产品,并加大宣传力度,以此保证商业养老保险供给端不缺位。而社会少子化问题的日益严峻,直接降低了中国传统家庭代际间的互助养老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家庭成员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从而打开了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端。

本文认为,在社会老龄少子化背景下,商业养老保险作为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三支柱必将承担越来越重的社会养老责任,并逐渐发展成为社会养老的主流方案。随着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人力资本的不断提高,居民更倾向于选

择商业养老保险来对自身养老问题进行规划。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1。

假设 1：家庭禀赋能够促进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即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人力资本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 2.3.2 家庭禀赋的间接影响——基于金融资产投资行为

受经济体制约束和传统观念局限，中国居民家庭长期被认为只承担消费者角色（刘松涛等，2017），但是随着居民家庭财富的积累、金融知识的丰富、投资渠道的多元，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持有金融资产，因此金融资产投资行为一定程度反映了居民的金融素养和经济能力。家庭纯收入与家庭财富显著正向影响股票等风险资产的选择（张海洋、耿广杰，2017），“亲邻信任”抑制了风险金融资产投资，使得居民从事金融资产投资更加谨慎（臧日宏、王宇，2017；鲁斯玮等，2018），受教育程度对家庭的风险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周广肃、梁琪，2018），而子女数量偏多则会导致家庭对金融投资的风险承受能力偏低（臧日宏、王宇，2017）。以上学者的研究论证了家庭禀赋会对居民的金融资产投资行为产生显著影响。

本文认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体制的形成与成熟使得家庭资源能够世代沿袭，以地缘血缘搭建的社会网络得到巩固及扩展，邻里、家里的资源禀赋能够增加居民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随着居民参与风险金融资产行为能力的提升，潜移默化地增强了居民金融素养和经济实力，而金融素养作为家庭成员后天学习、培训而来的一项综合能力，能够在家庭成员进行金融决策时提高其抉择的合理性和准确性。对于家庭而言，家庭禀赋越丰富，家庭成员越能够形成多元的金融资产投资行为，更希望获得金融教育的渠道和途径，接受到充足的金融知识，进而提升其金融素养，便于熟悉社会老龄化、养老保险产品等状况，也就更倾向于参与商业养老保险从而有助于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能力。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2。

假设 2：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在家庭禀赋与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家庭禀赋通过促进居民金融资产投资行为，进而拉动其参与商业养老保险。

### 2.3.3 家庭禀赋的间接影响——基于大众传媒

大众传媒作为居民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正式渠道,能够增加居民对信息的可获得性,随着传媒方式的多样化和便民化,尤其以智能手机为主流的网络媒体一跃成为大众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对于家庭来讲,家庭禀赋越丰富,家庭成员接触到的大众传媒渠道自然越迅速、越多元,也就意味着家庭禀赋的不同表现在居民间存在信息差异,而信息差的客观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甚至决定着居民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

本文认为,家庭禀赋能够显著提升居民使用大众传媒的能力,随着居民获取信息能力的提升,可获得的经济信息也就更全面、专业和精准。保险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产品的复杂性及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阻碍了居民进入该行业,往往带给居民更多的逆反心理和信任危机。而居民通过大众传媒途径既能够掌握更加全面、客观及有效的商业养老保险信息,厘清商业养老保险的机理和功能,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激发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促进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

假设 3: 大众传媒在家庭禀赋与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家庭禀赋通过大众传媒了解保险信息,进而促进了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

## 3 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概述

### 3.1 商业养老保险发展历程

上世纪 80 年代，经济改革和深化开放使得我国商业养老保险开始迈入初步探索阶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的提高以及人口结构的变迁，政府越来越重视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出台了诸多政策支持和制度监管，推动商业养老保险持续健康发展。我国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初步探索阶段、加速发展阶段和制度明确阶段。

初步探索阶段（1986-2000），自上世纪 80 年代保险行业复业以来，保险市场就开始提供了商业养老保险。1991 年 6 月，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商业养老保险可作为职工养老保障的补充，并提出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1995 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鼓励建立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继续突出商业养老保险的补充作用。1996 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进行体制改革，走向分业经营的道路。以上政策文件的颁布及财、寿险的分家为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发展平台。

加速发展阶段（2001-2007），从 2001 年开始，我国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进入快车道，其年均增长率高于同期 GDP 增长率。2004 年，我国保险业对外全面放开，允许外资进入我国寿险市场。2006 年，保险“国十条”明确提出鼓励和支持企业通过商业保险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障计划。2007 年，平安养老保险率先设立省分公司，抢占养老保险市场先机，为保险业的发展增加活力。政策利好使得国内寿险公司迎来了飞速发展，与此同时，外资的进入又倒逼国内寿险公司更具规模意识、竞争意识及忧患意识。

明确阶段（2008-至今），2008 年，保监会实施的《保险公司养老保险业务管理办法》通过产品管理、经营管理、业务管理等方面的细化，推动了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的完善。2014 年，“新国十条”提出适时开展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2017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加快了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步伐。2018 年，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在上海市、福建省（含

厦门市)和苏州工业园区实施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2021年,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2022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同年11月,人社部等五部门印发《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一系列文件的出台和实施表明国家对建设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高度重视及大力支持。

## 3.2 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现状

### 3.2.1 保费规模稳步增长但增速持续放缓

保费收入是衡量保险业规模的重要指标,是商业养老保险做大做强的前提。如果按养老保险占寿险比例的20%推算(郑秉文,2016),我国商业养老保险制度在进入明确阶段后,保费总收入稳步增长。2008年我国商业养老保险保费收入1331.7亿元,美国、德国、日本寿险保费分别为5782.1亿美元、1112.8亿美元、3671.1亿美元<sup>①</sup>,通过换算可得商业养老保险保费收入依次为1156.4亿美元、222.6亿美元、734.2亿美元,折合人民币依次为8031.3亿元、1546亿元、5099.1亿元<sup>②</sup>,分别是我国商业养老保险保费收入的6.03倍、1.16倍、3.83倍。2020年我国商业养老保险保费收入4796.4亿元,美国、德国、日本依次为8728.1亿元、1470.2亿元、4062.7亿元,分别为我国商业养老保险保费收入的1.82倍、0.31倍、0.85倍。经过十二年的发展,我国商业养老保险保费规模稳步增加,超越德日等发达国家,并稳居全球第二,与美国的差距逐渐缩小。尽管我国商业养老保险保费收入增加了3.6倍,发展速度快于同期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却远低于商业养老保险加速发展阶段,保费增速持续放缓。2011年保费出现明显下降,主要原因是保险业实施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2号》,寿险保费收入规模因保费结构的不同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2017年、2018年保费增速相继下降,主要原因是保险行业进入严监管时期,寿险业开始回溯本源,踏上“调结构、回保障”之路。

<sup>①</sup> 数据来源于《中国保险年鉴》2009。

<sup>②</sup> 人民币汇率年平均价格=一年中每天的交易中间价之和/交易天数,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格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经计算而得2008年100美元折合694.51人民币,2020年100美元折合689.76人民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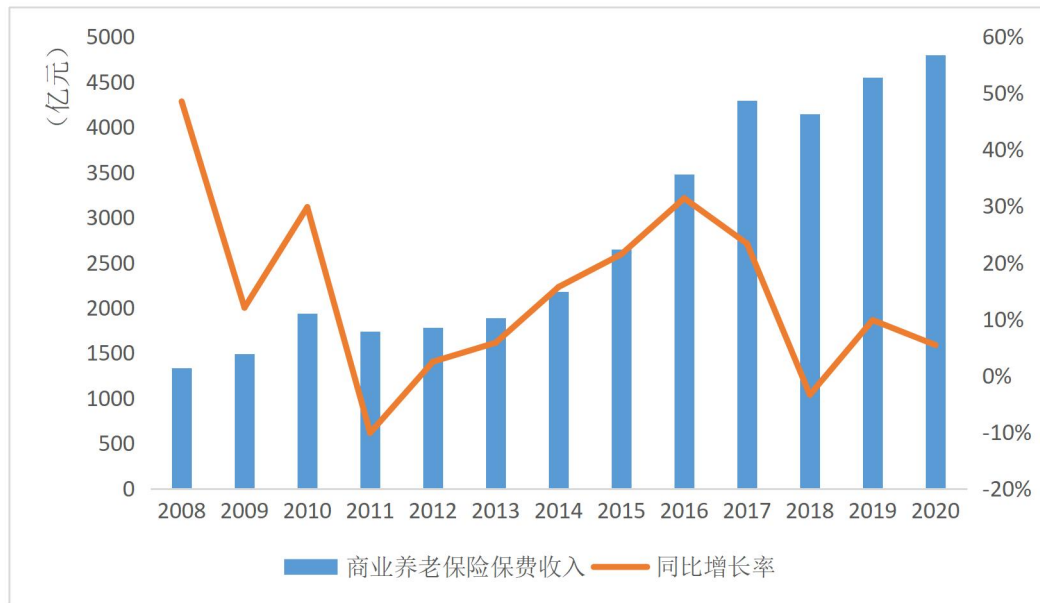


图 3.1 2008-2020 我国商业养老保险保费收入与同比增长率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得来

### 3.2.2 保险密度与保险深度较低

保险密度是统计区域内的人均保费，反映了该地区保险业务的发展程度以及居民保险意识的强弱，保险深度反映了保险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总体来看我国商业养老保险密度与保费收入变化保持一致，呈现稳定增长趋势。2008 年我国商业养老保险密度为 100.3 元/人，美国、德国、日本商业养老保险密度分别为 2640 元/人、1870.3 元/人、3985.8 元/人，依次为我国商业养老保险密度的 26.3 倍、18.6 倍、39.7 倍。2020 年我国商业养老保险密度上涨至 339.7 元/人，美国、德国、日本分别为 2645.9 元/人、1767.2 元/人、3212.9 元/人<sup>③</sup>，依次为我国商业养老保险密度的 7.8 倍、5.2 倍、9.5 倍。虽然我国商业养老保险密度增加了 3.38 倍，快于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但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商业养老保险普及程度、保障程度、发展程度皆处在低水平阶段。2008 年-2020 年我国商业养老保险深度基本在 0.4% 上下浮动，2020 年美国、德国、日本商业养老保险深度依次为 0.6%、0.56%、1.16%。尽管我国商业养老保险深度与国民经济同步波动，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其在国民经济的占比低、地位弱。总的来看，我国的商业养老保险密度与保险深度发展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

<sup>③</sup> 数据来源于《中国保险年鉴》2021。

存在明显差距，同时表明我国商业养老保险市场具备较强的发展潜力，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并能逐渐承担更多的社会养老责任。



图 3.2 我国商业养老保险保险密度与保险深度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得来

### 3.2.3 商业养老保险支出占人均储蓄比重低

商业养老保险在人均储蓄的占比反映了居民对保险的信任程度以及居民自身养老的可行性。我国居民人均储蓄呈逐年增长趋势，2008年我国居民人均储蓄2715.2元/人，2020年我国居民人均储蓄10978.9元/人，增长了4倍多。不仅高于商业养老保险的增长速度，而且远高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率。以上数据说明我国居民仍处在高储蓄阶段，一是受居民根深蒂固的储蓄观念影响，使得居民储蓄居高不下，以防意外事故和突发事件的发生，二是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不够发达，居民缺乏有效的投资渠道难以实现货币的保值升值，只能将大量的货币以银行存款的方式进行投资。商业养老保险占人均储蓄的比重大致在3%-4%区间浮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居民的金融素养偏低，居民投资方式单一，尤其是缺乏对保险的信任机制，导致居民保险意识总体水平不高，降低了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意愿，反而更愿意持有变现能力强的货币资产。同时也反映出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潜力大，且依托家庭禀赋去推动居民参与商业养

老保险具备一定的可行性，进而有助于我国多层次养老体系的构建，缓解社会养老压力和财政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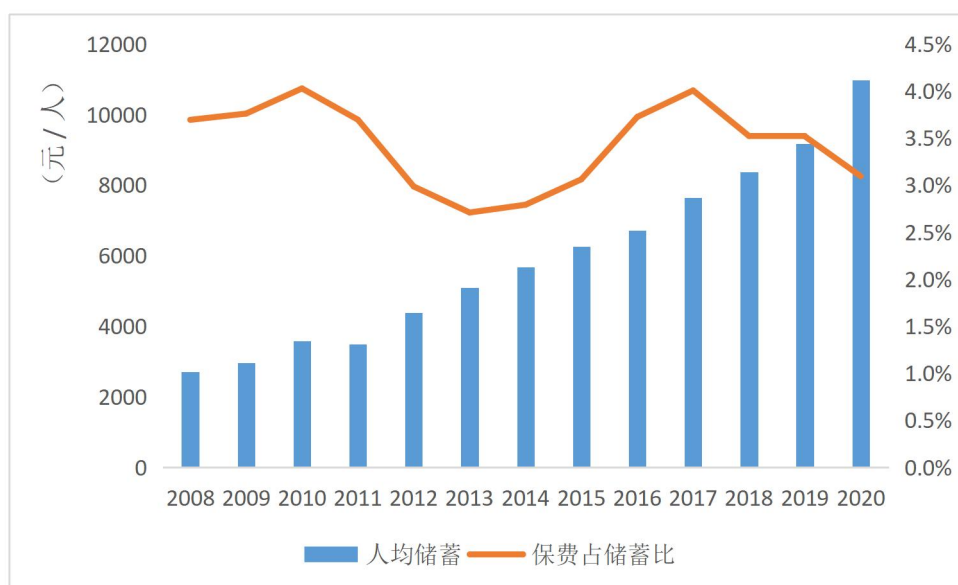


图 3.3 我国人均储蓄与商业养老保险占人均储蓄比重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得来



## 4 数据来源、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 4.1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中国学术调查数据资料库公布的 2021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CGSS 始于 2003 年, 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采取多阶分层抽样的调查形式, 覆盖了中国大陆 19 个省 (市/区), 在区域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代表性。此外, 涵盖了个体特性、家庭特性以及社会因素等不同层次的问题, 且属于全国性、综合性、代表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 符合本文研究要求。2021 年 CGSS 共收集有效样本 8148 个, 为了确保数据的有效性以及与实用性以及变量选取的合理性, 本文剔除含缺失值的样本, 最终获得有效样本量 3676 个。

### 4.2 变量说明

#### 4.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研究内容是家庭禀赋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 所以, 本文将居民是否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状况作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即采取调查问卷中居民对“您目前是否参加了商业性养老保险”这一问题的回答结果衡量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情况, 并将“没有参加”和“参与了”分为赋值 0 和 1, 从而构建一个二值变量。

#### 4.2.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家庭禀赋, 由于家庭自然资本特指土地要素, 而城市居民缺乏此类禀赋, 因此在本文中家庭禀赋主要包括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人力资本。

本文借鉴狄金华等 (2014) 作者的研究, 使用全年家庭总收入和住房建筑面积两个指标构建家庭经济资本, 并将以上两个指标进行标准化和平均赋值加权处理, 最后得到家庭经济资本的代理变量。

本文借鉴刘松涛等（2017）作者的研究，分别从配偶政治面貌、配偶户籍状况及父母政治面貌三个指标构建家庭社会资本，并将以上三个指标进行标准化和平均赋值加权处理，最后得到家庭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

本文借鉴石智雷，杨云彦（2012）的研究，分别从家庭人口规模、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本文选取父母以及本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两方面构建家庭人力资本。首先求出家庭成员平均教育水平，然后将家庭人口规模和家庭成员平均教育水平进行标准化和平均赋值加权处理，最后得到家庭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

### 4.2.3 中介变量

本文中介变量一是金融资产投资行为。本文借鉴刘松涛等（2017）的做法，家庭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对应调查问卷中“您家目前是否从事下列投资活动”，本文将受访者持有以下六种金融资产（股票、基金、债券、期货、权证、外汇）进行加总求和，参与金融资产投资的居民赋值 1，否则赋值 0，得到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代理变量。

本文中介变量二是大众传媒，本文借鉴吴玉锋，边佳利等（2022）的做法，利用因子分析法将调查问卷中居民对 6 类媒体指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定制消息）的使用频率综合为大众传媒的代理变量。首先判断上述 6 个指标是否符合因子分析，经过检验全样本 KMO 统计值达到 0.609，大于 0.5，而且 p 值为 0.000，说明可以适用因子分析；然后构造因子变量，提取公因子（特征值大于 1），共有两个因子符合条件，并进行因子旋转，最后将 2 个旋转后的因子方差与累计方差贡献率的比值作为权重，赋予 2 个因子的得分，最后得到大众传媒的综合得分，并将综合得分小于平均值时取值 0，大于平均值时取值 1，从而构建一个二值变量作为大众传媒的代理变量。

### 4.2.4 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考虑了受访者的个体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子女数量、宗教信仰、婚姻状况、健康状况、户籍状况以及社保参与情况。

（1）性别：在现实生活中，女性的寿命普遍长于男性，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更加理性保守，风险的偏好低。因此女性更加注重自身养老问题，购买商业

养老保险的意愿高于男性。但是女性往往处于劳动市场的劣势地位,有学者表明,女性在家庭中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远多于男性,导致女性的收入渠道较窄,收入水平较低,一定程度上减弱其对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能力。因此性别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尚不明确。故本文将性别为构建为一个二值变量,赋值女性为1,男性为0。

(2) 年龄:按照莫迪利安尼等人提出的生命周期划分人生阶段,不同阶段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大相径庭,自然对养老认知水平各有不同。对于年轻人而言,年老话题比较遥远,能尽早的为自己年老做出财务安排的年轻人寥寥无几。对于中年人而言,对长寿风险有一个全面具体的认知,更加注重自身养老问题,且财富的积累远远多于年轻时期,更有可能和更具实力参加商业养老保险。对于老年人而言,养老已然成为事实,且开始领取了养老金,不愿意甚至没有必要花费货币资产去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另外考虑到受访者年龄的非线性影响,为更全面准确地反映其影响效果,在控制变量中加入年龄的平方。

(3) 宗教信仰:宗教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因具有共同的信仰和习俗使得组织内个体间具备较强的互济能力,个体能够在生、老、病、死之际获得组织及组织成员的援助,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自身抗风险的能力,可能会降低对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故本文将有宗教信仰的居民赋值1,无宗教信仰者赋值0。

(4) 婚姻状况:在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生产模式下,配偶的话语权一般会影响个人的决策行为,有配偶的居民对未来生活更充满信心,更倾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而婚姻关系破裂的居民对于生活态度更加悲观,对于即时消费的需求大于延迟消费的需求,可能不注重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故本文将有配偶的居民赋值1,其他赋值0。

(5) 健康状况:健康状况是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重要影响因素。一方面,长寿风险作为养老保险的系统风险,迫使居民不得不考虑通过某种机制来转嫁此类风险。出于理性人假设,健康状况越良好的居民越愿意持有商业养老保险来规避长寿风险;另一方面,健康状况不佳的居民将更多的货币性资产用来满足医疗保健需求,且认为参与商业养老保险效用较低。故本文按照居民健康状况依次赋值1-5,数值越高表明居民的自评健康状况越好。

(6) 户口状况:城乡二元经济的长期并存使得城乡发展差异显著,相比城

市居民来讲，农村居民经济能力不强甚至缺乏保险意识，传统家庭养老观念根深蒂固及家庭互济养老仍大有可为，二者的合力削弱了农村居民对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故本文将农村户口的居民赋值 1，非农户口的居民赋值 0。

(7) 社保参与情况：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社会医疗保险对于商业养老保险究竟是互补关系还是替代关系尚不明确。一方面参与社会保险能够提高居民保险认知水平，提升居民保险意识，进而拉动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但另一方面参加社会保险消耗了居民的货币存量，挤占了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财富空间。故本文将参与社会保险的居民赋值 1，未参与社会保险的居民赋值 0。

### 4.3 描述性统计

从表 4.1 中可知，居民参加商业养老保险的均值为 0.082，表明在 CGSS(2021) 的调查中，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不高，同时也反映出商业养老保险的宣传力度以及覆盖面还远远不够。个体家庭禀赋差异明显，其中家庭经济资本的标准差大于家庭社会资本与家庭人力资本，说明样本个体在家庭经济资本的差异最为明显，主要原因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尤其表现在地区差异、城乡差异，且家庭经济状况呈“马太效应”，上演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居民金融投资行为平均得分只有 0.091，由于调查样本遍布全国且样本量足够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我国居民金融素养水平整体偏低，主要表现在金融知识匮乏、投资思想保守、金融资产渠道少。受访居民的性别的均值为 0.523，表明研究样本中男女性别结构合理。年龄分布从 19 岁到 95 岁，平均年龄约为 52 岁，表明样本中以中年人居多，符合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现状。受访者子女个数差异明显，平均个数为 1.797，远低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这就说明我国老龄少子化日益严峻，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刻不容缓。研究样本中有信仰的居民约占 7%，符合我国国情现状。经过层层筛选，样本中有配偶的居民占比远高于现实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与现实情况的误差。受访者的健康状况均值为 3.495，表明居民自评健康状况整体较高，同时符合居民“谈风险色变”的现实情况，进而高估自身健康状况。户籍状况均值为 0.693，表明接受访问的农村家庭多于城镇家庭。社会医疗保险的均值为 0.956，社会养老保险的均值为 0.795，表明居民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程度高于社会养老保险，同时也符合我国社保的参与现状。

表 4.1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符号	定义	平均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商业养老保险	cpi	参加=1. 没有参加=0	0.082	0.275	0.000	1.000
家庭经济资本	fec	家庭经济资本总值 z 标准化值	0.032	0.695	-3.234	4.339
家庭社会资本	fsc	家庭社会资本总值 z 标准化值	0.000	0.678	-0.487	2.848
家庭人力资本	fhc	家庭人力资本总值 z 标准化值	0.014	0.671	-1.554	5.008
投资行为	invest	参加金融资产的投资=1, 没有 参加金融资产的投资=0	0.091	0.288	0.000	1.000
大众传媒	media	大众传媒综合得分	0.460	0.498	0.000	1.000
性别	sex	女=1. 男=0	0.523	0.500	0.000	1.000
年龄	age	访问时间-出生年份+1	54.020	14.180	19.000	95.000
年龄的平方	age2	年龄*年龄	3119.214	1549.615	361.000	9025.000
子女个数	child	孩子的数量	1.797	1.052	0.000	12.000
宗教信仰	religion	有宗教信仰=1. 无宗教信仰=0	0.070	0.255	0.000	1.000
婚姻	spouse	有配偶=1. 无配偶=0	0.991	0.094	0.000	1.000
健康状况	health	很不健康=1...比较健康=4. 很 健康=5	3.495	1.045	1.000	5.000
户籍	residence	农业户口=1. 非农业户口=0	0.693	0.461	0.000	1.000
基本医疗保险	smi	参加=1. 没有参加=0	0.956	0.205	0.000	1.000
基本养老保险	spi	参加=1. 没有参加=0	0.798	0.401	0.000	1.000

## 5 模型设定及实证分析

### 5.1 模型设定

#### 5.1.1 基准回归模型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商业养老保险参与是一个二值变量，虽然 OLS 不影响离散变量的回归变量，但为了避免可能导致的估计结果偏误，故而采用 probit 模型，具体表达形式如下：

$$P(cpi_i = 1 | x_i) = \alpha + \beta x_i + \delta control_i + \varepsilon_i \quad (1)$$

其中  $cpi_i$  为观测值中第  $i$  个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情况， $x_i$  表示第  $i$  个受访者家庭禀赋的状况， $control_i$  为控制变量， $\varepsilon_i$  为随机误差项，在非线性模型中参数估计值并不能直接用来判断变量影响程度的大小，因此，需要计算参数的边际效应才能衡量其对被解释变量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

#### 5.1.2 中介效应模型

为进一步验证家庭禀赋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中介传导机制，本文采用温忠麟、叶宝娟（2014）所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进行检验中介效应，第一步检验方程（2）系数  $\beta$ ，如果系数显著则按中介效应处理，否则按照遮掩效应处理。第二步分别检验方程（3）系数  $\beta_1$  和方程（4）系数  $\gamma_2$ ，如果系数都显著，则间接效应显著，否则使用 Bootstrap 法检验  $H_0: ab = 0$ 。第三步检验方程（4）系数  $\beta_2$ ，如果系数显著则直接效应显著，否则只存在中介效应。第四步比较  $\beta_1 \gamma_2$  与  $\beta_2$  符号，同号则属于部分中介效应，异号则属于遮掩效应。构建如下模型：

$$cpi_i = \alpha + \beta x_i + \gamma control_i + \varepsilon_i \quad (2)$$

$$M_i = \alpha_1 + \beta_1 x_i + \gamma_1 control_i + \varepsilon_i \quad (3)$$

$$cpi_i = \alpha_2 + \beta_2 x_i + \gamma_2 M_i + \delta_2 control_i + \varepsilon_i \quad (4)$$

其中  $cpi_i$  为观测值中第  $i$  个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情况， $x_i$  表示第  $i$  个受

访者家庭禀赋的状况， $M_i$  表示第  $i$  个中介变量， $control_i$  为控制变量， $\varepsilon_i$  为随机误差项。方程（2）中的  $\beta$  为家庭禀赋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总效应，方程（3）中的  $\beta_1$  为家庭禀赋对中介变量的效应，方程（4）中的  $\beta_2$  是家庭禀赋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等于间接效应，即  $\beta_1 * \gamma_2$ 。

## 5.2 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本文使用 probit 模型检验了家庭禀赋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表 5.1 汇报了家庭禀赋与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状况的基准回归结果，列（1）、列（2）、列（3）分别是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人力资本加入控制变量后与居民参与养老保险的回归结果，表 5.2 汇报了家庭禀赋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

表 5.1 家庭禀赋与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cpi	cpi	cpi	cpi
fec	0.226*** (0.047)			0.166*** (0.049)
fsc		0.211*** (0.048)		0.150*** (0.050)
fhc			0.291*** (0.051)	0.226*** (0.053)
sex	0.096 (0.063)	0.051 (0.063)	0.112* (0.064)	0.094 (0.064)
age	0.035* (0.020)	0.031 (0.020)	0.042** (0.020)	0.040** (0.020)
age2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child	-0.085** (0.040)	-0.068* (0.040)	-0.106** (0.042)	-0.093** (0.041)

续表 5.1

	(1)	(2)	(3)	(4)
	cpi	cpi	cpi	cpi
religion	0.188	0.219*	0.216*	0.221*
	(0.116)	(0.115)	(0.116)	(0.117)
spouse	-0.292	-0.206	-0.261	-0.353
	(0.294)	(0.288)	(0.296)	(0.292)
health	0.036	0.056*	0.062*	0.041
	(0.032)	(0.032)	(0.032)	(0.033)
residence	-0.311***	-0.154**	-0.264***	-0.150*
	(0.066)	(0.078)	(0.067)	(0.079)
smi	-0.324**	-0.319**	-0.336**	-0.356**
	(0.145)	(0.143)	(0.145)	(0.146)
spi	0.245***	0.235***	0.234***	0.222**
	(0.090)	(0.089)	(0.088)	(0.089)
N	3676	3676	3676	3676

注：\*、\*\*、\*\*\*分别代表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表 5.2 家庭禀赋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

	商业养老保险参与	商业养老保险参与	商业养老保险参与	商业养老保险参与
家庭经济资本	0.032***			0.023***
	(0.007)			(0.007)
家庭社会资本		0.030***		0.021***
		(0.007)		(0.007)
家庭人力资本			0.041***	0.032***
			(0.007)	(0.008)

表 5.1 列（1）、列（2）、列（3）结果表明加入控制变量后，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人力资本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 5.2 平均边际效应反映出家庭经济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居民



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机率提升约 3.2 个百分点,表明家庭经济资本的提升有助于促进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家庭社会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机率提升约 3.0 个百分点,表明家庭社会资本的积累能够提高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能力;家庭人力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机率提升约 4.1 个百分点,表明家庭人力资本的优化能够刺激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表 5.1 列(4)结果表明加入控制变量后,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人力资本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总体上在 1%的水平显著为正,且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人力资本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平均边际效应依次为 2.3%、2.1%、3.2%。这表明家庭禀赋与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家庭人力资本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边际贡献大于家庭经济资本与家庭社会资本。同时也反映了研究结果与实际情况相契合,即影响商业养老保险的主要因素是居民的参保意识。综上,家庭禀赋越强,个体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能力越强。与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1 结果一致,这充分表明在当前社会老龄化背景下,通过挖掘家庭禀赋能够转变居民养老观念,进而促进居民积极参与商业养老保险,更好地应对社会养老危机,摆脱“未备先老”的现状,切实解决好老年群体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现实问题。

在控制变量中,性别仅在家庭人力资本与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存在显著关系,但是相比男性,女性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更强烈,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从客观讲,女性的寿命长于男性,面临的长寿风险更大,对于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自然高于男性;从主观来看,相比男性而言,女性的风险态度更加理性,对于养老保障认同感更强。年龄与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呈显著正相关,但年龄的平方呈负相关,这就说明年龄与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呈“U型”关系,即中年人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较低,主要原因是中年往往处于人生的重负担期,上有老,下有小的现状降低了中年人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能力。子女数量与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呈显著负相关,一方面在于子女能够发挥代际养老功能,从而对商业养老保险产生替代效应,另一方面在于受访者承担过重的子女抚养成本,导致其缺乏经济能力参与商业养老保险。宗教信仰与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呈现部分正相关,这表明有宗教信仰的居民通过宗教活动能够加强彼此间的交流,而组织成员间的交流及交往可能会加强商业养老保险的宣传,进而促进了居民参与商

业养老保险。婚姻状况与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不存在显著关系,但存在负相关。也就是说在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中能够更加凸显人的社会属性,而人的社会属性决定其无法实现“独善其身”,能够在彼此生老病死之际进行互济生活,因此降低了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与。健康状况与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呈现部分显著正相关,表明健康状况越好的居民越愿意投保商业养老保险,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健康状况视角下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逆向选择明显,也就意味着长寿风险仍是养老保险制度体系中最值得重视的系统性风险之一(穆怀中,李辰,2020)。户籍状况与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呈显著负相关,由于城市居民的保险意识和购买能力较农村居民强,且获得商业养老保险的方式多元,因此对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更旺盛。社会保险投保状况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但存在险种差异,其中参与基本医疗保险会抑制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由于样本中居民大多是中老年人,这类人群的疾病发病率高且不容易康复,导致居民热衷于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与,进而对商业养老保险产生了替代效应。而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居民更愿意参与商业养老保险,显著说明两者间不存在“挤出效应”,反而存在很强的互补关系,一定程度上说明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内部之间并不冲突。

### 5.3 家庭禀赋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机制分析

本文采用逐步检验回归系数法检验中介效应,依次检验了方程(2)系数 $\beta$ 、方程(3)系数 $\beta_1$ 以及方程(4)系数 $\gamma_2$ 、 $\beta_2$ ,并结合系数分析了金融素养、大众传媒在家庭禀赋与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间的中介机制。

#### 5.3.1 基于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分析

表5.3列(1)、列(3)、列(5)结果显示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及家庭人力资本均对居民投资行为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家庭禀赋能够促进居民金融资产的投资行为,即家庭禀赋越强,家庭越愿意持有金融资产,无形中提升了居民的金融素养。列(2)结果显示投资行为在家庭经济资本与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87.72%。列(4)结果显示投资行为在家庭社会资本与商业养老保险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86.29%。列(6)结果显示投

资行为在家庭人力资本与商业养老保险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79.24%。根据方程中系数  $\beta_2$  的符号，可以判断出直接效应显著，存在其他中介变量。综上，上述检验过程和回归结果表明家庭禀赋能够提升居民金融资产投资行为，进而提高居民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与前文研究假设 2 结果一致。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我国大多数居民仍以银行储蓄作为其投资理财的唯一渠道，但通过挖掘家庭禀赋，尤其是家庭人力资本，能够促使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通过增加居民教育年限，提高居民金融知识水平，从而提升居民金融素养，进而促使居民从事金融资产投资，而居民通过投资金融资产，不仅增强了投资的风险意识，而且还会学习到更多的金融知识，对于社会养老及自身养老问题认识更加深刻，对于商业养老保险的内容和机理更加熟知，直接助推其参与商业养老保险。

表 5.3 投资行为中介机制检验结果

	(1) invest	(2) cpi	(3) invest	(4) cpi	(5) invest	(6) cpi
fec	0.391*** (0.055)	0.187*** (0.048)				
fsc			0.357*** (0.047)	0.171*** (0.050)		
fhc					0.463*** (0.052)	0.254*** (0.053)
invest		0.507*** (0.090)		0.510*** (0.091)		0.498*** (0.090)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3676	3676	3676	3676	3676	3676

### 5.3.2 基于大众传媒的影响机制分析

表 5.4 列 (1)、列 (3)、列 (5) 结果显示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及家庭人力资本均对居民使用大众传媒获得信息的影响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表明家庭禀赋能够增强居民获取信息的能力,即家庭禀赋越强,家庭使用大众传媒的形式越多元,无形中提升了居民使用大众传媒获得信息的能力。列(2)结果显示大众传媒在家庭经济资本与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2.08%。列(4)结果显示大众传媒在家庭社会资本与商业养老保险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49.51%。列(6)结果显示大众传媒在家庭人力资本与商业养老保险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35.87%。根据方程中系数 $\beta_2$ 的符号,可以判断出直接效应显著,存在其他中介变量。综上,上述检验过程和回归结果表明家庭禀赋能够提升居民通过大众传媒获取信息的能力,进而提高居民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与前文研究假设3结果一致。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大众传媒越来越成为居民获取信息的重要工具,但限于个体禀赋的不同,居民存在明显的信息差,甚至出现“数字鸿沟”的桎梏。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最终发现通过挖掘家庭禀赋,能够拓宽居民获取信息的渠道,使得居民更加清楚商业养老保险的功能作用和运行机制,同时也能挤压保险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空间,降低投保过程中不确定性风险,从而促进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

表 5.4 大众传媒中介机制检验结果

	(1) media	(2) cpi	(3) media	(4) cpi	(5) media	(6) cpi
fec	0.162*** (0.033)	0.215*** (0.048)				
fsc			0.364*** (0.041)	0.180*** (0.049)		
fhc					0.381*** (0.038)	0.261*** (0.052)
media		0.308*** (0.066)		0.287*** (0.067)		0.274*** (0.067)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3676	3676	3676	3676	3676	3676

## 5.4 内生性问题讨论

由于模型设定的过程中可能存在遗漏变量、测量误差、双向交互影响的因素，故内生性问题的讨论成为实证分析必不可少的环节。本文借鉴宗庆庆等（2015）的做法，以受访者的年龄、教育水平、地区为分组变量，将受访者年龄分为三组（18-44 一组、45-59 一组、60 及以上一组），将受访者教育水平分为两组（本科及以上一组，其他一组），将地区分为三组（东部一组、西部一组、中部一组）。最终将样本分为 18 个组，对于第  $i$  个家庭，计算其所在组群内的其他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及家庭人力资本的平均值，并将其作为家庭禀赋的工具变量进行 IV-Probit 两步法估计。工具变量既符合与解释变量的相关性的条件，又满足与被解释变量的严格外生性的条件，且工具变量的个数与内生解释变量的个数一致，属于恰好识别的情形。综上，本文的工具变量的选取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表 5.5 列（1）、列（3）、列（5）分别为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及家庭人力资本一阶段的检验结果。一阶段的 F 值分别是 46.10、136.61、103.14，F 值远远大于 10，其所对应的 p 值均为 0.000。因此不存在弱工具变量，从回归结果来看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存在显著相关性，且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表 5.5 列（2）、列（4）、列（6）为二阶段的检验结果，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及家庭人力资本 Wald 检验值分别为 196.25、192.75、301.85，p 值皆接近 0.000，表明在 1% 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外生性的假设，故可在 1% 的水平上认为家庭禀赋为内生变量。表 5.1 的估计结果可知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及家庭人力资本的系数分别为 0.226、0.211、0.291，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而表 5.5 的 IV-Probit 估计系数依次为 0.924、1.020、1.212，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这就说明如果使用普通的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由于忽略了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及家庭人力资本的内生性，将低估家庭禀赋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正向作用。

表 5.5 家庭禀赋对居民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工具变量法

	(1)	(2)	(3)	(4)	(5)	(6)
	fec	cpi	fsc	cpi	fhc	cpi
gjfec	0.719*** (0.070)					
fec		0.924*** (0.190)				
gjfsc			0.510*** (0.048)			
fsc				1.020*** (0.159)		
gjfhc					0.579*** (0.057)	
fhc						1.212*** (0.156)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F_value	46.10		136.61		103.14	
Wald chi2		196.25		192.75		301.85
P_value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N	3676	3676	3676	3676	3676	3676

## 5.5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取模型替换、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缩尾处理三种方法进行检验。首先，使用 Logit 模型进行估计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然后，本文选取家庭经济状况、家中房产数量重新构建一个家庭经济资本的代理变量。本文借鉴于勇、喻明（2022）作者的研究，选取与亲戚社交、朋友社交及邻居社交的频繁程度三个指标重新构建一个家庭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并替换原来的家庭经济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进一步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最后，本文对全年家庭收入和住房建筑面积进行 1% 的缩尾处理，检验家庭经济资本与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表 5.6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1)	(2)	(3)	(4)	(5)
	Logit	Logit	Probit	Probit	Probit
fec	0.430*** (0.089)				
fsc		0.387*** (0.088)			
fec1			0.223*** (0.041)		
fsc1				0.088* (0.048)	
fec2					0.240*** (0.048)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N	3676	3676	3676	3676	3676

表 5.6 报告了采用上述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由于文章篇幅的原因，文中仅展示部分变量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且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进而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 5.6 异质性分析

国内学者研究表明对于不同地区、城乡、教育水平、年龄结构、收入水平等差异性均会影响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故本文从地区、城乡及年龄结构的差异性出发探讨家庭禀赋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

### 5.6.1 地区异质性分析

由于我国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以及经济基础的差异，东、中、西地区发展极其不平衡。虽然我国很早就提出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发展战略，但其发展程度仍然与东部发达地区有一定差距，此外，中部、西部地区彼此间的差距也逐步

明显。因此，探析地区间家庭禀赋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是关键之举。

表 5.7 列 1 结果显示，相较于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东部地区居民的商业养老保险决策影响显著相关。这说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居民有更多的资产和理财渠道应对自身养老，自然削弱了对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同时也表明东部地区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深受家庭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影响，从构成指标来看，家庭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主要从思想意识层面影响居民参保决策，即二者越丰富，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越高、受关系网络组织的影响越大，进而拉动了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表 5.7 列 2 结果显示，家庭禀赋与中部地区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显著相关。这说明在中部地区，充分发挥家庭禀赋能够最大化程度促进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表 5.7 列 3 结果显示，相对于家庭社会资本，家庭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对西部地区家庭的商业养老保险决策影响更显著。这说明对于大部分西部地区家庭，限制家庭商业养老保险决策的主要因素是居民经济状况和居民保险意识，即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越丰富的家庭，对于商业养老保险的认知能力和购买能力越强，因此，提高西部地区居民的经济收入和教育程度，能够有助于当地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

表 5.7 地区、城乡及年龄异质性分析

	(1)	(2)	(3)	(4)	(5)	(6)	(7)
	东部	中部	西部	农村地区	城市地区	青年组	中老年组
fec	0.109 (0.067)	0.225** (0.100)	0.232** (0.094)	0.190*** (0.057)	0.103 (0.095)	0.249*** (0.092)	0.137** (0.057)
fsc	0.153** (0.065)	0.253** (0.122)	0.008 (0.108)	0.196*** (0.074)	0.127* (0.068)	0.226*** (0.080)	0.080 (0.065)
fhc	0.188** (0.075)	0.320*** (0.119)	0.224** (0.103)	0.210*** (0.065)	0.252*** (0.096)	0.177* (0.095)	0.301*** (0.062)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640	1022	1008	2547	1129	1029	2647

### 5.6.2 城乡异质性分析

由于我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长期存在，城乡关系的形成既有自然历史原因，



也有社会现实原因。城市主要以工业为主，生产附加值较高的工业产品，且在市场自由流动；而农村主要以农业为主，生产物美价廉的农业产品，并主要满足自我需求。城乡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旧存在，因此，探析城乡间家庭禀赋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是可行之道。

表 5.7 回归结果显示，家庭经济资本对农村地区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在城市地区不显著。主要原因如下：虽然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全年家庭收入远远高于农村家庭，但城市居民将充足的剩余资金进行多元化投资理财，分散了资金的用途，并且相对于农村居民来讲，城市居民有经济能力防范和应对养老风险，自然对于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效果没有农村地区居民明显。而农村居民理财渠道单一，主要以银行储蓄为主，随着银保渠道的发展和壮大，商业养老保险开始被更多公众熟悉和参与。回归结果显示家庭社会资本对城乡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分别在 10%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从构建家庭社会资本的指标来看，样本中城市地区的水平皆高于农村地区，但回归结果在农村地区反而显著。可能原因如下：相比农村家庭，城市地区家庭社会资本差异较小，而农村地区家庭社会资本差距较大，能够明显影响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回归结果显示家庭人力资本对城乡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然而影响二者显著性的原因却截然不同，前者归因于家庭成员受教育年限长，居民保险意识相对更高；而后者归因于家庭人口平均规模大，家庭成员在兼顾代内、代际间互济的同时考虑了其自身的养老问题。

### 5.6.3 年龄异质性分析

个体差异会影响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决策，在不同年龄阶段，居民对于自身养老问题的考虑可能会发生颠覆性的转变，尤其是商业养老保险作为一种延迟消费，居民缴纳与领取存在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差，在投保过程中，居民会反复权衡参保得失问题，甚至会质疑自身参保行为。故从年龄结构出发分析家庭禀赋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是极其必要且至关重要。

本文将 45 岁以下的居民划分为青年组，将 45 岁及以上的居民划分为中老年组。表 5.7 回归结果显示，家庭经济资本对青年组和中老年组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分别在 1% 和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相比老年组居民来说，青年组居

民正处在较高收入较低消费的储蓄期，有经济能力参与商业养老保险。回归结果显示家庭社会资本对青年组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对于中老年组居民不显著。从构成家庭社会资本的指标来看，中老年组居民配偶和父母的个体特征差距较小，各样本的家庭社会资本几乎无明显变化，自然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不显著。回归结果显示家庭人力资本对青年组和中老年组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分别在 10%和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中老年群体家庭规模较大，子女更加注重老人的养老问题，不仅发挥家庭代际间的互济作用，更积极地开拓商业养老的能力，为家中老人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

## 6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6.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家庭禀赋的视角，分析其与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关系，运用中介变量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大众传媒探讨家庭禀赋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机制，构建家庭禀赋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并进一步讨论不同地区、城乡及年龄结构异质性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利好政策，商业养老保险保费稳步增长，但保费增速放缓、保险密度与保险深度水平低、商业养老保险支出占人均储蓄比重低。虽然从2018年5月起，政府在上海等3个地区开始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但从保险行业数据来看，该险种未大展身手就巧遇人生劲敌个税改革，以至于让此类产品“叫好不叫座”。

第二，家庭禀赋与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呈正相关。即家庭禀赋越强，居民对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与能力越强，且家庭人力资本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边际贡献大于家庭经济资本与家庭社会资本。

第三，金融资产投资行为与大众传媒在家庭禀赋与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其一，随着家庭禀赋越强，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种类越多样，也就意味着家庭成员金融素养越高，自然更熟悉社会老龄化、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等状况，也就更倾向于参与商业养老保险。其二，庭成员接触到的大众传媒越多元、越迅速，也就意味着居民能够提高获得商业养老保险的信息的能力，厘清商业养老保险的机理和功能，从而更加客观地认知多层次养老体系，间接扩大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

第四，由于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在地区、城乡及年龄结构等方面表现大相径庭。因此，保险公司在开发商业养老保险产品过程中更应该注重产品差异性和定制化，针对不同的群体制定不同的产品组合至关重要。

第五，在控制变量中，婚姻状况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不显著，性别、年龄、宗教信仰及健康状况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呈现部分显著正相关，年龄的平方、子女数量、户籍及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呈显著负相关，基本养老保险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呈显著正相关。

## 6.2 对策建议

本文的结论验证了家庭禀赋对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重要性，作为多层次养老体系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积极参与商业养老保险有助于居民合理安排财务，防范长寿风险，为老年人生活质量和生命尊严提供制度保障，进而有助于提高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及安全感。更有助于减轻国家财政支出的压力，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带来的社会矛盾。但我国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尚不能满足社会养老诉求，亟需适应当下老龄化少子化的社会经济背景。基于此，为充分发挥家庭禀赋的力量积极推动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着力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完善商业养老保险税优政策。收入水平作为家庭经济决策的出发点，依旧是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重要影响因素。而我国经济仍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因此要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加大政府再分配以及社会慈善第三次分配的公平合理，进一步缩小城乡、区域间收入差距，提高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能力。在此基础上，政府与税务等相关部门积极配合，通过提高税优力度和扩充受益人群范围的途径进一步完善商业养老保险税收政策。针对不同收入群体设计差别化税优政策，对于高收入群体着重考虑税优力度，刺激其更高水平参与；对于低收入群体着重考虑受益范围，助力更多居民参与。只有让居民切实感受到商业养老保险的制度红利，才有望扩大商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有望缓解老龄化社会带来的社会养老压力和财政压力。

第二，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力量，撬动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自宗法制颁布以来，我国就进入了人情社会并延续至今，以地缘和血缘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关系长期存在，邻里间、朋友间、亲戚间甚至社会组织成员间的经济活动影响着内部其他人员的决策。因此以社区、工会、体制为着力点宣传商业养老保险，利用基层社会组织的力量，定期以现身说法的方式向社区、工会及体制居民宣讲保险知识，尤其是年轻一代，尽早培养自我养老的责任意识，转变被动、消极的养老观念，争取“以点带面”的方式引导和带动更多的居民积极参与养老事业，进而发挥社会资本的“杠杆效应”撬动商业养老保险的持续发展。

第三，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实施生育支持政策。家庭人力资本的强弱取决于家庭成员教育水平和家庭规模的程度，而家庭人力资本又能够显著影响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故增强家庭人力资本就必须打破现有的教育资源格局，推动教育

资源向中部、西部地区倾斜，并加大农村及偏远地区教学设备投入力度，提高基层老师遴选标准和待遇水平，引导和支持留守儿童及贫困家庭的子女继续接受教育，进而全面提高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增强居民保险认知能力，激发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家庭人口规模的增加不仅仅有助于激发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更有助于缓解社会养老压力。因此要坚决贯彻落实三孩生育政策，鼓励家政、幼托、母婴护理等家庭服务业的发展，配套相关措施减轻三孩家庭的育儿成本，如延长育儿假、鼓励隔代教养、财政发放子女教育、婚嫁资金、购房优惠等。

第四，普及公众金融知识，提高居民金融素养。我国大多数居民仍以传统单一的储蓄方式进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相比银行体系，居民对保险机构存在信任危机，甚至歧视保险行业。因此自上而下普及金融知识势在必行，如通过举办宣传日、线上线下开设免费课程、短视频等方式推送金融保险知识、普及金融风险及甄别金融骗局，从而提高国民金融素养，助推居民朝着多元化、效益化方向投资。同时进一步推动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发展，使更多居民了解其运行机制，而非将流动性作为居民投资的唯一标准，从而排斥保险机构及保险产品，理应秉持客观科学的态度去认识保险、熟悉保险、购买保险，甚至做保险的代言人。

第五，更迭大众传媒方式，丰富居民信息渠道。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的问世削弱了传统媒体的宣传力度，挤压了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主的传统媒体的生活空间，新媒体一跃成为大众获得知识和信息的主要途径。因此，商业养老保险的宣传和普及需要巧借新媒体的春风将种子播散在人民大众心中。可通过如下途径：其一，政府相关部门在舆论方面为商业养老保险发声，并把好舆论传播的方向盘，提高居民对商业养老保险的好感度和信任度。其二，商业保险公司可自行搭建媒体平台或与第三方平台合作的方式大力宣传商业养老保险及合理应对保险舆论，针对保险知识、养老问题等居民热点问题，可通过短视频推送或定期答疑直播的方式进行宣传和解答。

第六，坐实养老保险产品，提升居民获得感。首先，应该成立专门的商业养老保险资金管理部门，实现养老资金专款专用、组合投资，确保资金安全、高效运转。其次，保险机构应该客观、理性分析不同地区、不同客群的目标市场，加强与相关部门机构信息共享、流程衔接的能力，提供丰富且差异性产品和服务，而不是“速战速决”，导致产品“叫好不叫座”。最后，服务决定产品能否做大

做强，保险机构可以利用互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加强“互联网+服务”的建设，提供快速、精确、满意的服务。

## 参考文献

- [1] Albouy F X , Blagoutine D . Insurance and Transition Economics: The Insurance Market in Russia[J]. Geneva Papers on Risk & Insurance Issues & Practice, 2001, 26(3):467-479.
- [2] Andre P. Liebenberg, James M. Carson , Randy E. Dumm. A Dynamic Analysis of the Demand for Life Insurance[J].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2012, 793:619-644.
- [3] Chang F R . Life Insurance, Precautionary Saving and Contingent Bequest[J]. Mathematical Social Sciences, 2004, 48(1):55-67.
- [4] Chaonan Lin, Yu-Jen Hsiao, Cheng-Yung Yeh. Financial literacy, financial advisors, and information sources on demand for life insurance[J].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2017, 43:218-237.
- [5] Codruta Mare, Simona Laura Dragoș, Ingrid-Mihaela Dragotă . Insurance Literacy and Spatial Diffusion in the Life Insurance Market: A Subnational Approach in Romania[J].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cs, 2019.
- [6] Jordan K. The Determinants of Life Insurance Demand in Central and Southeastern Europ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2(4): 127-142.
- [7] Lee Soon Jae, Kwon Soon Il, Chung Seok Young. Determinants of Household Demand for insurance: The Case of Korea[J]. The Geneva Papers on Risk and Insurance-Issues and Practice, 2010(35):18-26.
- [8] Linsenkova K, Bornukova K. Effects of population aging on the pension system in Belarus [J] Baltic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7, 17(2):103-118
- [9] Lusardi A, Olivia S. Mitchell. Financial literacy and retirement planning: new evidence from the rand American life panel[J]. NBER Working Paper 12585, 2007.
- [10] Marcelo Cortes Neri. Microinsurance: Income Risk,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 Demand for Private Insurance by Low-Income Families[J]. FGV-EESP Working Paper Series,2015.
- [11] Payne S , Yorgason J , Dew J .Spending Today or Saving for Tomorrow: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Financial Socialization on Financial Preparation for Retirement[J]. Journal of Family & Economic Issues, 2014, 35(1):106-118.
- [12] Simona Laura Dragos. Life and non-life insurance demand: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influence factors in emerging countries from Europe and Asia[J]. Economic Research-Ekonomska Istraživanja,2014,27(1):169-180.
- [13] YijiaLin,Martin F.Grace. Household Life Cycle Protection: Life Insurance Holdings,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and Portfolio Implications[J].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2007,741:.
- [14] 毕梦琳,夏显力. 政策激励、家庭禀赋与生态农业效益认知——来自陕甘宁地区的微观考察[J]. 生态经济, 2020, 36(01):126-130+185.
- [15] 陈其芳. 农村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16, 37(01):59-63+109.
- [16] 初可佳,孙建. 农村小额养老保险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 保险研究, 2011(07):59-68.
- [17] 邓淑英,田艳芳. 农民家庭禀赋与社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数据[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6(01):61-66.
- [18] 狄金华,韦宏耀,钟涨宝. 农村子女的家庭禀赋与赡养行为研究——基于CGSS2006数据资料的分析[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4(02):35-43.
- [19] 傅一铮,苏桔芳. 中国城乡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影响因素分析[J].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05):17-28.
- [20] 关爱萍,刘可欣. 人力资本、家庭禀赋、就业选择与农户贫困——基于甘肃省贫困村的实证分析[J]. 西部论坛, 2019, 29(01):55-63.
- [21] 胡宏伟,蔡霞,石静.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有效需求研究——基于农民参保意愿和缴费承受能力的综合考察[J]. 经济经纬, 2009(06):59-63.



- [22] 乐章, 刘二鹏. 家庭禀赋、社会福利与农村老年贫困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16, 37(08):63-73+111.
- [23] 李谷成, 冯中朝, 占绍文. 家庭禀赋对农户家庭经营技术效率的影响冲击——基于湖北省农户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实证[J]. 统计研究, 2008(01):35-42.
- [24] 林丽梅, 刘振滨, 许佳贤, 郑逸芳. 家庭禀赋对农户林地流转意愿及行为的影响——基于闽西北集体林区农户调查[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7(02):16-21.
- [25] 刘冬姣, 庄朋涛. 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商业保险购买[J]. 消费经济, 2021, 37(02):67-78.
- [26] 刘松涛, 王毅鹏, 王林萍. 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家庭禀赋视角和 CGSS2013 数据[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8(06):106-113.
- [27] 刘西国, 刘晓慧. 基于家庭禀赋的失能老人照护模式偏好研究[J]. 人口与经济, 2018(03):56-66.
- [28] 鲁斯玮, 罗荷花, 陈波. 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决策影响因素及其区域性差异——基于 CGSS2015 数据[J].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18(08):51-57.
- [29] 马继迁, 郑宇清. 家庭禀赋如何影响就业?——对失地农民的考察[J]. 华东经济管理, 2016, 30(10):116-122.
- [30] 马继迁, 朱玲钰, 王占国. 人力资本、家庭禀赋、家庭责任与失地女性就业——基于 CFPS 数据的分析[J]. 华东经济管理, 2021, 35(08):95-102.
- [31] 穆怀忠, 李辰. 长寿风险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收支平衡的冲击效应[J]. 人口与发展, 2020, 26(06):2-12+51.
- [32] 戚晓明. 人力资本、家庭禀赋与被征地农民就业——基于 CFPS2014 数据的分析[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7(05):59-67+152.
- [33] 石智雷, 杨云彦. 家庭禀赋、家庭决策与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J]. 社会学研究, 2012, 27(03):157-181+245.
- [34] 宋涛, 吴玉锋, 陈婧. 社会互动、信任与农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意愿[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26(01):99-106.
- [35] 孙祁祥, 王向楠. 家庭财务脆弱性、资产组合与人寿保险需求:指标改进和两

- 部回归分析[J]. 保险研究, 2013(06):23-34.
- [36]唐广应,展凯,贺超. 我国寿险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不同区域的实证研究[J]. 金融与经济, 2016(07):79-85.
- [37]王宏扬. 中国家庭商业人身保险需求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实证研究[J]. 金融论坛, 2017, 22(03):51-65.
- [38]王晓丽,朱楠,李朝柱,石道金. 家庭禀赋对农户公益林收益权质押贷款需求影响研究[J]. 林业经济问题, 2021, 41(02):146-153.
- [39]王晓全,贾昊文,殷崔红. 认知能力对中老年家庭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J]. 保险研究, 2019(08):81-97.
- [40]魏金龙,郑苏沂,于寄语. 家庭异质性、互联网使用与商业保险参保——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J]. 南方金融, 2019(09):51-62.
- [41]温忠麟,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05):731-745.
- [42]吴雨,杨超,尹志超. 金融知识、养老计划与家庭保险决策[J]. 经济学动态, 2017(12):86-98.
- [43]吴玉锋,边佳利,聂建亮. 大众传媒、社会互动与商业养老保险购买[J]. 中国经济问题, 2022(01):94-106.
- [44]吴玉锋. 社会阶层、社会资本与我国城乡居民商业保险购买行为——基于CGSS2015的调查数据[J]. 中国软科学, 2018(06):56-66.
- [45]徐文芳. 我国农村商业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析——基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视角[J]. 保险研究, 2009(08):71-76.
- [46]许燕. 关系强度、社会互动与农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意愿——基于修订的S-O-R模型[J].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16(04):84-89.
- [47]尹志超,张紫璇,严雨. 抚育子女对家庭保险需求的影响[J]. 金融论坛, 2022, 27(04):60-69.
- [48]于勇,喻明. 农民家庭禀赋、社会保障与三孩生育意愿——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 南方人口, 2022, 37(02):70-80.
- [49]臧日宏,王宇. 社会信任与城镇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17, 14(04):55-65.

- [50]张德元, 宫天辰, 崔宝玉. 小农户家庭禀赋对农业经营技术效率的影响[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5(05):41-47.
- [51]张海洋, 耿广杰. 生活满意度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7, No. 355(03):48-58.
- [52]张强, 杨宜勇. 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05):138-143+150.
- [53]张鑫, 孙立娟. 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购买意愿影响研究——来自中国职工养老储备指数调查数据[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0(02):52-61.
- [54]郑秉文. 第三支柱商业养老保险顶层设计: 税收的作用及其深远意义[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6, 30(01):2-11.
- [55]郑路, 徐旻霞. 传统家庭观念抑制了城镇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吗?——基于金融信任与金融素养视角的实证分析[J]. 金融研究, 2021(06):133-151.
- [56]周广肃, 梁琪. 互联网使用、市场摩擦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J]. 金融研究, 2018(01):84-101.
- [57]周海珍, 吴俊清. 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受益群体和财政负担分析——基于新旧个人所得税税制的比较[J]. 保险研究, 2019(08):70-80.
- [58]周海珍, 吴美芹. 金融素养、个人养老准备与商业养老保险决策[J]. 金融与经济, 2020(03):35-42.
- [59]周海珍, 郑佳豪. 商业养老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J]. 金融与经济, 2021(06):49-57.
- [60]周晓剑, 武翰涛. 家庭禀赋、邻里效应与捐赠动机——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证据[J]. 社会保障评论, 2019, 3(04):133-145.
- [61]朱卫国, 李骏, 谢晗进. 线上社会互动与商业保险购买决策[J]. 消费经济, 2020, 36(01):72-82.
- [62]宗庆庆, 刘冲, 周亚虹. 社会养老保险与我国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证据[J]. 金融研究, 2015(10):99-114.
- [63]邹小芄, 叶子涵, 杨芊芊. 养老计划倾向与商业养老保险需求——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49(04):55-70.

## 后 记

行文至此，思绪万千。不知从何说起，亦不知如何谈起，曾经总觉得来日方长，却不想已是后会有期。与兰财不知不觉已携手七年，始于金秋，止于盛夏，虽千般不舍，但终有一别，再见兰财，再见我的求学之路……

首先，衷心感谢我的导师王振军老师，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为人和蔼等高尚品质深刻影响着我。在学术上，导师切实把握时代热点话题，总能在第一时间将学术前沿文章分享至学习交流群，引导和督促我们论文选题、论文修改及论文定稿。在生活上，导师十分关注我们思想动态、生活姿态及身体状态，尤其在疫情封校期间，时刻保持与学生沟通，及时掌握学生情况，并尽最大能力为学生排忧解难。

其次，感谢各位任课老师，作为兰财本科毕业的学生，与各位任课老师早已成为“老相识”，因此在读研期间他们更加照顾我，让我深刻感受到了兰财的温度、兰财人的温度。同时各位老师始终坚持树人育才的教育理念，把每一个知识点、每一堂课生动形象的展现给学生，并积极引导学生进行深挖机理、独立思考及系统掌握。

再次，感谢各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春风得意时，你们陪我疯、陪我闹；时运不济时，你们鼓舞我、带我振作。朋友本该如此，亦当如此，共同成长，彼此成就，由衷的祝福各位朋友实现自己的“博士梦”、“局长梦”、“老总梦”……

最后，特别感谢父母的坚持，坚持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尊重我的选择并给予物质和精神支持，知行合一的品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让我牢记“言必信，行必果”的做事原则，为我树立了良好榜样。

有你们，荣幸之至！我将不负众望，砥砺前行！